

展中，飛機尚未能普遍運用，無線電正在萌芽，電視尚未發明。本年五月林白 Charles A. Lindbergh 獨駕單引擎飛機由紐約直飛巴黎三十三小時抵達；此後飛越大西洋航空事業逐漸興起。當時美國風俗醇厚，生活安定，未聞有罷工，遊行請願，罷課罷教諸事；至於犯罪方面祇有偷竊與搶掠，尚未聞有殺人放火強姦綁票之事。芝加哥曾出一綁架勒贖之事。被綁者係一千萬富翁之幼子，經多方偵查，知係另一千萬富翁之子所為。這位富家子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刑事法為高材生，忽然異想天開，要做一件驚天動地而不會破案 (a perfect crime) 之綁架勒贖案。結果他的眼鏡落在屍身左邊被破案；係一種自作聰明之鬧法案。南方黑白相處各守其份，公共場所，黑白廁所分開，電車上黑白各有指定地方不能逾越，然各守崗位不相侵擾，社會安寧。返觀中國情形則不可以同一標準比例。

船經日本與吳兄同去東京玩了一趟，我們有同一感想就是美國日本物質進步神速，高房大廈電車汽車，我們看來不免羨慕，但都感這些繁華成就非常可佩服，但與我們無關，既不在我們國土內，且不是我們人力所辦到，徒與感嘆，而無補於中國之前途。但引起愛國熱忱燃其救國之火耳。

在上海登岸時又是人山人海，碼頭上迎接船客之親戚朋友塞滿每方吋面積。我也未能免俗與全船客人同樣在船邊探望，明知不會有人來接，然亦不作懊喪狀。想當年清廷召回詹天佑等一百餘留美學生到上海時，曾由清兵押解製造局拘留，我能自由登岸，豈不快哉。這種阿Q精神倒是人人應有之衛生辦法。下船後仍往住英租界一品香飯店。當日先去鹽業銀行探望父親及表伯倪遠甫，見面請安問好後，知上下平安大家歡喜。晚間一品香照常熱鬧，仍為烟賭娼薈萃之所。

到滬本擬即電粵曾養甫求職，乃邂逅舊同學，知曾因共黨倡亂，已辭職北來，須俟國府遷南京方有辦法。這真是一盆冷水迎頭沖下。學得一身本事乃無處報效真悶殺人也。不得已將笨重行李及書籍搬存父親處，自己先回揚州仙女鎮再作計較。此即四年留美之總結束，以後如何尚待事態發展也！

家有喜事 修能

辦喜事在舍間還是第一遭，我一向服膺長幼有序，可是老三却搶了第一棒，大一認識，大三時感情已成熟，走出了成大校門進入軍中，一年後舉行了文定之喜，去年退伍後有了差事，小倆口即陸續訂購傢俱，今年春節過後稟報兩老：「萬事全備，只欠東風。」孩子們既已準備就緒，怎能不成全他們。

第一次辦喜事沒有經驗，一切茫無頭緒，他到底比我能幹，先確定幾個原則：先選日子，三月廿九日是青年節放假，家裡的人和眾親友不必請假。其次咱家是基督家庭，當然在教會結婚，用教會儀式。然後列出邀宴親友名單，計算桌數，不可超過政府節約規定——十桌。接着訂酒席，印喜帖。外地一般同學故舊概不驚動。但我卅年的手帕交和在臺僅有的幾家親戚，經常有聯絡，雖在遠地，却須懇邀。咱倆私下有個心願：一來藉着「吃喜酒」使親朋好友樂敘一番，我知道有些親友雖在臺住了卅年，還未來過高雄呢，有些則是一二十年前來過，因此亦可乘機南來一遊。一方面深願咱家頭一樁喜事，能重溫昔日古老社會辦喜慶連續熱鬧幾天的盛況。

各地親友接到咱家喜帖邀函，反應熱烈，臺北、臺中、臺南、新竹、屏東紛紛來函表示決定參加。咱就着手為他們預訂旅社，準備車輛，着意安排遊樂節目，務使做到遠地賓客有「賓至如歸」之感。

婚期漸迫，老屋也日添新氣象，做新門，換窗簾，添吊燈，粉牆壁，漆門窗，我驟覺這「家有喜事」的序幕不正在徐徐揭開嗎？鄰居都以為新房設在老屋中而頻頻來看新房呢！

咱倆和孩子都希望他們自己另立門戶組織小家庭，目下交通方便，電話亦可隨時聯絡，咱倆還不需兒媳照顧，而將來有了孫子若要交我領可沒

有精神，而且牙齒還有高低，還是離居維持客氣一點好。

新居是在地點離老屋不遠帶小型花園的一幢平房，看他們父子兩人設計佈置，忙進忙出使我更感到有濃厚的喜氣。

那些天我除了澈底將老屋整理擦拭乾淨以待佳賓外，把久已擱置的小楷筆找出來勤練小楷，因為孩子的結婚證書和寄發喜帖非迫我這個老媽媽獻醜不可，多日的「臨陣磨槍」，竟遠勝以往數十年操練呢！

喜事在正日（三月廿九日）的前一晚家宴中正式展開了序幕。人家管做壽的前一晚宴客稱：「暖壽」，我就稱當日之宴為「暖喜」吧！這「暖喜」之筵，少不得又要搬出我多年看家本領來了。

孩子的婚禮很特別，是在廿九日清晨六時半在高雄教會舉行，咱教會稱：「晨更結婚聚會」，一清早親近神，祈求祝福。當天參加婚禮的教友約四百人，是頗出我們意料的，我們唯恐賀客來得太早空着肚子，每人贈送餐點一盒。結婚聚會先以詩歌開始，以另紙印出特選詩歌兩首，人手一紙，這一張印上詩歌的紙夾，設計得很別緻，是彩色的，封面是畫的紫色葡萄園中有三只安息的小羊，是一位國立藝專專攻國畫的姊妹（女教友）的作品。接着是祈禱，祝福，交通（見證神的話）新人亦起立唱詩，禱告，交通。最後是長老們為新人舉行「按首奉獻禮」，大家跪在地下，新人低下頭，四位長老都把手按在新人頭上禱告奉獻。人人感動，大家在靈中都感無比的振蕩，婚禮近兩小時才完畢。

婚禮中有三位親友，可稱攝影高手，分別攝下了寶貴的鏡頭，在相機咯擦聲中我回憶彷彿廿九年前自己走向地毯那一端，當時是我上海電話局同事蔡南式兄充當攝影師，洞房坐牀是吳伯楨學長為我們攝的，這些照片至今仍珍藏在相冊中，真是時間無情，曾幾何時，「朝為青絲暮成霜」。我的同事都恭賀我升作婆婆，升了一級，也不無慰藉。

結婚聚會完畢，外子即帶着眾賓客參觀新房，前一天潔兒已先睹為

快，盛讚：「三哥這愛的小屋，真是太美太美了。」原來我的另一半一直擋我駕去看新房，一定要等佈置就緒結婚當天才讓我觀賞。今日一見，果然女兒的話不虛，房、廳、衛、浴、廚，袖珍精巧，我就喜愛平房，傢俱也式式齊備，雖不豪華，却美觀而堅固實用，窗簾、吊燈、壁紙與傢俱的顏色配得不差，兒子是學土木建築的難怪對室內佈置有些研究。平房的三面是花園，的確是一幢美麗的「愛的小屋」。比咱當年真是強上百倍，不禁為這一代孩子慶幸，也向這大有為的政府感恩。

利用午宴前的時間，他帶着遠地來的親友遊覽澄清湖，新人則去照像館攝影，我和孩子們陪着部份親友在新房品茗瀾敘。

中午設筵宴請教會弟兄姊妹們，這家飯館清靜幽雅，以臺菜見稱，婚宴前先由長老祈禱，婚宴在播放詩歌錄音中進行，一面享受精美的菜點，一面讚美我們的主。婚宴完畢，我回老屋準備接待賓客，外子和孩子們分別到車站等地迎接遠地各處來的親友（不是基督徒的不參加上午教會舉行的結婚聚會，但來參加晚間的喜宴。）有的安排在預訂的旅社，有的帶領來舍。

在下午到的賓客中我要特別一提的是我卅年的手帕交——艾美、佩絲，和簡聯袂南下，真是太難得了，因為目前大家有了「家」，丈夫要上班，孩子要上學，此次為了參加我孩子的婚禮，把一切放下，來高相聚四日，何等難得！回憶卅年前，我們同在臺北龍安國校教書，俱是隻身萍飄，有緣寄宿一室，就仿照名著小婦人義結金蘭，我是四姊妹中老二——蜀，那時我們四姊妹在校是無人不曉的，食則同席，出則同遊，夜則同室，人人羨慕。我第一個出嫁，脫下白紗禮服後穿上殷紅色絲絨旗袍，我記得姊妹們也一律紅色旗袍，顯示出小婦人四姊妹的特殊情誼。賀客中不少為小姑居處紅衣少女傾倒呢！

晚間的喜宴設在新遷開張不久的欣欣餐廳，各方親友同事均來道賀，歡敘一堂。相交卅年的姊妹們圍坐一桌，開朗的笑聲，一如少女。龍安校

時又一摯友瓊華由屏東帶來學家五口賀喜，真正重溫了四十年前大陸鄉村裡拖男帶女大吃喜酒的古風了。席間，觥籌交錯互祝的歡欣中驟然回憶起廿九年前自己喜日時，由於遠離雙親，隻身來臺，滿是愁思、悽惶、迷惘，把興奮沖淡了大半。如今這對新人，父母庇護，兄弟友愛，大學四載，同窗戀人，終生相伴，何怪笑得那樣甜，洋溢着全備的幸福，我真為這一輩的年青人慶幸，成長在自由寶島，真是天之驕子，人間寵兒。

宴散後，分送遠地親友回旅社，臺中的老友們則回舍間住宿。我則陪姊妹們先到新房參觀，再伴送至下榻的南亞飯店，進入旅社房間，我首先把身子投向牀榻，告訴她們快溫龍安舊夢吧！立即爆發了笑聲，趣語，由佩絲的好記性，真的拉進了時光隧道。古友相聚真如飲醇酒，回味無窮，可惜時已夜深，不得不被他綁架回府，一如廿九年前龍安時被他牽出了少女生涯一般。

翌日一早一對新人出其不意地由新房返回老巢，該是「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」的孝意吧！和我們共進早餐後，他倆開始踏上了蜜月旅行的行程。我深深祝福他們走上了人生的起步。

第二天，咱倆都請假陪客，慶祝喜事的餘韻，也是知己敘瀾的開始。三個孩子都走了，正好可陪留下來的親友作終日遊。

上午遊覽高雄最出色的風景區——西子灣和澄清湖，這兩處本來風光明媚，又逢三春時節，滿目絢爛中襯以波光嵐影，益見景色如畫，西子灣動物園是上一天才正式開放的，也算躬逢其盛。但賓客似較愛澄清湖，身處水中央的富國島，清風徐來，湖光水色，一面剝着枇杷，一面流覽景色，竟有「舟搖搖以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」的出塵之概。他們都誇他是最佳導遊，殊不知他的攝影技術也相當出色呢！在我們大夥兒不知不覺中，他一直把握着鏡頭，留下無數親友共遊的雪泥鴻爪。

兩處遊畢，已過正午，車子直馳聞名國內的大統公司附近的「喜萬年」進餐，廳內燈光壁飾佈置優雅，餐點菜餚價廉物美，眾親友均感滿意。餐後，臺中來的好友妙卿，月華由他陪送車站登中興號離去，兩日作客，猶

嫌時短，未能暢敘，祇有相約後會之期。我則陪其他親友逛大統公司。

當夜由好友綺華夫婦設宴於著名的鴻賓西餐廳，我是「土包子」，在這樣豪華備有套房的西餐廳，我還是第一次。主人伉儷均是健談者，於是談古論今，暢所欲言。在柔暗的燈光下，我凝視她們每一位，驚覺雖均年過五十，仍是風韻動人，不減當年，卅年歲月似乎侵蝕不到她們。大概是由於臺灣生活舒適所致吧！

鴻賓西餐廳臨近高雄有名的——愛河，跟隨着他先欣賞愛河夜景，漫步河邊，輕風拂面頗有羅曼蒂克情調，過橋就是全國首創的——「地下街」，地上是仁愛公園，這個公園也是上一天才正式開放的，沿着河邊迂迴曲徑，從葉蔭花叢中穿過，真如一首歌：燈朦朧，月朦朧，心也罩上了朦朧翼形。走出公園再逛地下街，這是高雄市王玉雲市長的傑作，地下的有效利用，已到了極緻。規模龐大，燈火輝煌，人影幢幢，一片繁華景象。她們都是首次南來，對高雄市的建設讚不絕口。

晚上四位姊妹下榻舍間，我把敞亮的前後房分給她們，秉燭夜談，真是人生一大樂事。

翌日上午咱倆上班，請綺華陪她們遊佛光山和花旗山莊，一處是南部佛教聖地，一處則是新闢高級花園新城，其氣象景色，各有千秋，她們感讚南部勝地不少，中午由瓊華作東，設宴於冠華川菜館，真是談笑風生，有時則又「語驚四座」，套句我女兒的口頭禪：「笑得東倒西歪」。

晚上由我洗手作羹，他在旁作助手，是她們三日來在舍間唯一的一餐，菜色採清淡兼精緻，以調劑多日油膩，她們又讚不絕口。飯後又一起去拜訪一位舊友，相談頗歡。這是遊程的壓軸節目。

夜深晤對，他們都感此次南來參加咱老三婚禮而順道旅遊，節目安排之突出，非但有「賓至如歸」之感，且終生難忘，大有：「聚雖三日，情抵千秋」之感。

此次三兒喜事，雖已數月，但親友歡聚，回味無窮，特為文記之，以充友聲之篇幅。